

“‘是’‘在’”“‘诚’‘成’” 的哲学

——交汇点上的塑造论哲学

中

“泰山学者”建设工程专项经费重大项目资助

张全新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“泰山学者”建设工程专项经费重大项目资助

“‘是’‘在’”“‘诚’‘成’” 的哲学



交汇点上的塑造论哲学

中

张全新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目 录

第二篇 关于“‘诚’‘成’”的哲学

- 第十一章 “成”和“诚”的早期出现 817
- 第一节 古中国早期文字及《易》中的“成”和“诚” 817
- 第二节 “成允成功”“享于克诚”，“物和则嘉成” 834
- 第三节 “阴阳五行”“成百物”，“诚信天下之结也” 839
- 第十二章 孔子、墨子、老子学说中的“诚”与“成” 846
- 第一节 孔子的“诚命”与“成仁”“成人”之说 846
- 第二节 《墨子》中的“义利”与“成” 855
- 第三节 《老子》中的“道”与“诚”“成” 857
- 第十三章 思孟的“诚者自成”“反身而诚”与《庄子》中的
“道行之而成”“大人之诚” 863
- 第一节 子思的“诚者自成”“不诚无物” 863
- 第二节 孟子的“反身而诚” 870
- 第三节 《庄子》中的“道行之而成”“大人之诚” 877

| | | |
|------|---|------|
| 第十四章 | 荀子由“诚”论“礼”，韩非由“成”论“理” | 886 |
| 第一节 | 荀子由“诚”“成”论“礼” | 886 |
| 第二节 | 韩非强调“守成理用自然”“巧诈不如拙诚” | 897 |
| 第十五章 | 汉代董仲舒的“天瑞应诚而至”“天道成”与 王充的“成气而行之”“务实诚” | 908 |
| 第一节 | 董仲舒的“天瑞应诚而至”“天道成” | 908 |
| 第二节 | 王充的“成气而行之”“务实诚” | 915 |
| 第十六章 |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：“玄学”“道教”“佛学”与 “诚”“成” | 924 |
| 第一节 | 魏晋的“玄学” | 924 |
| 第二节 | 道教的“精诚”论 | 973 |
| 第三节 | 佛学的“成佛”论 | 982 |
| 第四节 | 隋唐对《中庸》“诚”的重视 | 1018 |
| 第十七章 | 宋元明：“理学”“心学”中的“诚”与“成” | 1033 |
| 第一节 | “诚”“成”与“北宋五子”哲学 | 1039 |
| 第二节 | 王安石、司马光哲学中的“诚”与“成” | 1111 |
| 第三节 | 朱熹理学中的“诚”与“成” | 1125 |
| 第四节 | 陆九渊心学中的“诚”与“成” | 1168 |
| 第五节 | “诚”“成”与王阳明心学 | 1187 |

| | |
|--|------|
| 第十八章 王夫之哲学基于“诚”“成”的理论综合及明清哲学的“实学”走向 | 1287 |
| 第一节 《读四书大全》中的“诚”与“成” | 1289 |
| 第二节 《正蒙注》《尚书引义》论“诚”与“成” | 1325 |
| 第三节 《老子衍》,《庄子通》《庄子解》论“诚”与“成” | 1357 |
| 第四节 明清“实学” | 1363 |
| 第十九章 现代“新儒学”及相关哲学家有关“本体论”及“诚”与“成”的见解 | 1397 |
| 第一节 关于“本体”“实体”“实在”,以及“本体论”,主要由熊十力哲学来讲 | 1400 |
| 第二节 关于“实体”(Reality)“存有”(Being)与“性体”的学说,主要由牟宗三解析 | 1435 |
| 第三节 关于“实证论”“新实在论”“形而上”,“道”与“逻辑”,主要由严复、胡适、冯友兰、金岳霖哲学来讲 | 1460 |
| 第四节 关于“诚”与“成”,主要由张东逊哲学说起 | 1488 |
| 第二十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人类文明大道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| 1506 |
| 第一节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| 1506 |
| 第二节 关于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”与 |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|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哲学 | 1522 |
| 第三节 | 关于人类文明大道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| 1539 |




.....
第
二
篇
.....


关于“‘诚’‘成’”的哲学

第十一章 “成”和“诚”的早期出现

第一节 古中国早期文字及《易》 中的“成”和“诚”

在中国思想史中，“成”“诚”非常重要。这里的无“言”字偏旁的“成”与有“言”字偏旁的“成”，在中国古文字中有通借（通假、借代）的关系。

“成”字的甲骨文是，金文是。这是以斧子的象形与一个小竖构成，表示斧子向下砍。在演变初期，人们是用其表示杀牲取血盟誓。到篆文“成”字写为。这与之前相比，斧子的象形演化成“戊”，这仍是斧子的像形；而原来表示斧子向下砍的那一小竖，加上了箭头成为“丁”字，这是“钉子”的形象。这引申表示，斧子成就了新的结合。整字的意思强化了表示一方与另一方结合在一起，所以体现了双方用斧子砍牲口而歃血为盟的意思。汉字隶定时经简化大体形成了现在的写法。

“诚”在篆文中写为，这是由“言”和“成”构成的。如前所说，“成”字曾表示歃血为盟，而“诚”字由“言”和“成”一起构成，更加强了成盟有信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字

的整个意思在“成”的基点上，强调了“言”，这是盟誓的语言。写上“言”字，便涉于带有“言”与“行”一致的意思；带“言”偏旁的“诚”与“成”为“行为”一致，那“诚”才是真心实意的。

在中国历史上“诚”与“信”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在解释“诚”时就写到：“诚者，信也”，“信者，诚也”。于是，“诚”与“信”同一个意思。在中国，“成”及与之相关的诚、诚信等等的概念由来已久。在中国文化中，历来重视“诚信”之说。

可以讲，中国哲学史中，“诚”“成”“信”，一直贯串于其中而形成一系列哲学体系的演讲。

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，通常特别注意到关于“易”的学说。

《易》书中有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的命题。《易》书一直不忽视讲“成”，与此联系讲到“诚”，讲到“信”，讲到“成德为行”。

《易传》《系辞上》一开始就写有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”。所以，“生生之谓易，成象之谓乾，效法之谓坤”。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”。“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”。“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。”“备物致用，立成器，以为天下利”。《说卦》中又有：“山泽通气，然后能变化，即成万物也”。《系辞》还讲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”。“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”。《文言》讲，“君子以成德为行，曰可见之行也”。《系辞》又讲，“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”。《象下》讲，“天地节，而四时成”。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。“凡天地之数……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”。《说卦》讲，“《易》六画而成卦”。《系辞》又讲，“四营而成易，十有八变而卦”。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。”“成天下之亹亹者，

莫大乎蓍龟”。“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”。“通其变，遂成天下之文”。如此等等。孔子（前 551—前 479）曰：“八卦之序成立，则五气变形。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，得五气以为五常，仁义礼智信是也。”

这里举出《易》书一开始对“乾”的解释为例。周易曰：“乾：元亨，利贞。”王弼注孔颖达疏的《周易正义》特别讲到：“乾卦本以象天，天乃积诸阳气而成天，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也。”^①王弼（226—249）注孔颖达（574—648）疏的《周易正义》就《周易》一开始的“乾”之经文，这样写道：“《说卦》云：‘乾，健也。’言天之体，以健为用。……天以健为用者，运行不息，应化无穷，此天之自然之理，故圣人当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，亦当应物成务，云为不已”。这讲到“应物成务”。《系辞》有云：“夫《易》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唯几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。”正因为这样，《系辞》中提出：“夫《易》，何为首也？夫《易》开物成务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矣。”这点出对“开物成务”何以可能的追问。这可认为是《易》书的主题。对以上追问的实现，体现在关于周易一系列的卦象和系辞之中。

《周易》“乾”之经文首先是“初九：潜龙勿用。”《文言·乾》就此写道：“‘潜’之为言也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弗用也。”东汉郑玄（127—200）曾就孔子由此而言“龙德而隐者也，不易乎世，不成其名，遁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，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，确乎其不可拔，‘潜’龙也”；在《集解》中注曰：“当隐之时，以从世俗，不自殊异，无所成名也。”《程氏易传》就此又这样写道，“德之成，其事可见者行。德成而后

^① 王弼注孔颖达疏：《周易正义》“周易兼义上经乾传卷一”。

可施于用。初方潜隐未见，其行未成。未成，未著也，是以君子弗用也。”既然系“潜龙”，那么“潜之为言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”，这样德之幽隐而未宣见，所以行未可成就；“既然行而未成”，那么君子于时不用。有所谓“德出于己，在身之内，故云：‘成’；行被于人，在外之事，故云为‘行’”。可见，“行而未成”实际上反称出“行亦称成”。所以说，“君子以成德为行，曰可见之行也”。这样，成德为行者，即君子成就道德使以为其行。明清之际张尔歧（1612—1677）于此解释时，强调了要“不事表暴以求成乎名”，要避免“不成乎名而不见是于人，更易至于闷”。

《周易》“乾”之经文其次是“九二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”《文言·乾》中说，“龙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闲邪存其诚”。这里讲到了“诚”。“庸”谓“中庸”，“庸”，常也。常言信实，常行谨慎，言防闲邪，当自存，其诚实也。所以才有了以守“中道”来存其“诚”的思想。所以才有“忠信可以进德也”。对于“闲邪存其诚”，孔颖达疏：“言防闲邪恶，当自存其诚实也。”《礼记·学记》中有“今之教者，呻防闲邪恶，多其讯，言及于数，进而不顾其安。使人不由其诚，教人不尽其材。”孔颖达疏：“诚，忠诚”。

《周易》“乾”之经文再就是“九三：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”王弼注孔颖达疏的《周易正义》对此说，“‘终日乾乾’，无时懈倦，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”。这才有：“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”这里的“辞”谓文教，诚为“诚成”，外修理文教，内立其诚成，内外相成，则有功业可居，故云“居业”也。郑玄（127—200）曰：“三于三才为人道。有乾德而在人道，‘君子’之象。虞翻曰：谓阳息至三，二变成离。离为‘日’，坤为‘夕’。”东汉荀爽（128—190）曰：“‘日’以喻君，谓三居下体之终，而为之君。承乾行乾，故曰‘乾乾’。‘夕惕’

以喻臣。谓三臣于五，则疾修柔顺，危去惕行，故曰‘无咎’”晋时。干宝曰：“故君子以之忧深思远，朝夕匪懈。仰忧嘉会之不序，俯惧义和之不逮，反复天道，谋始反终，故曰‘终日乾乾’。此盖文王反国，大厘其政之日也。凡无咎者，忧中之喜，善补过者也。文恨早耀文明之德，以蒙大难，增修柔顺，以怀多福，故曰‘无咎’矣。”“爻以气表，繇以龙兴，嫌其不关人事，故著‘君子’焉。阳在九三，正月之时，自泰来也。阳气始出地上而接动物，人为灵，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，在于此爻焉”。

张尔歧（1612—1677）在《周易说略》则讲，“主乎中者，无一念不诚，自能渐渐充满，日新不已，是即所以进德也。”

《周易》“乾”之经文还有“九四：或跃在渊，无咎。”崔憬曰：“言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于时。犹龙自试跃天，疑而处渊。上下进退，非邪离群，故‘无咎’。”干宝曰：“阳在九四，二月之时，自大壮来也。四虚中也。跃者，暂起之言，既不安于地，而未能飞于天也。四以初为应，‘渊’谓初九甲子，龙之所由升也。‘或之者，疑之’也。此武王举兵孟津，观衅而退之爻也。守柔顺，则逆天人之应；通权道，则违经常之教。故圣人不得已而为之，故其辞疑矣。”

《周易》“乾”之经文又有“九五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”郑玄曰：“五于三才为天道。天者清明无形，而龙在焉，飞之象也。”虞翻曰：“谓四已变，则五体离。离为‘飞’，五‘在天’，故‘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’也。谓若庖牺观象于天，造作八卦，备物致用，以利天下。故曰‘飞龙在天’，天下之所利见也。”干宝曰：“阳在九五，三月之时，自夬来也。五在天位，故曰‘飞龙’。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。圣功既就，万物既睹，故曰‘利见大人’矣。”

《周易》“乾”之经文另有“上九：亢龙有悔。”王肃曰：

“穷高曰‘亢’。知进忘退，故‘悔’也。”干宝曰：“盈而不反，必陷于‘悔’。案：以人事明之，若桀放于南巢，汤有渐德，斯类是也。”“阳在上九，四月之时也。亢，过也。乾体既备，上位既终。天之鼓物，寒暑相报；圣人治世，威德和济；武功既成，义在止戈。”

“乾”之经文最后是“用九：见群龙，无首，吉。”《彖曰》：“大哉乾元！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行，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，以御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”关于“云行雨施，品物流行”，三国时的虞翻（164—232）曰：“已成既济，上坎为‘云’，下坎为‘雨’，故‘云行雨施’。乾以云雨流坤之形，万物化成，故曰‘品物流行’也。”关于“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”，这二句总结乾卦之德。此是讲，以乾之为德，大明晓乎万物终始之道，始则潜伏，终则飞跃，可潜则潜，可飞则飞，是明达乎始终之道，故六爻之位，依时而成。东汉荀爽（128—190）曰：“六爻随时而成乾”。

另外《易》书中还使用了许多相当于“诚”的词。例如“信”。《易》书中有：“覆公餗，信如何也”；“信以发志也”（象上）；“天之所助者，顺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”。“神而明之存乎其人，默而成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”（系辞上）；“往者屈也，来者信也，屈信相感，而利生焉”（系辞下）；“覆公餗，信如何也”；“信以发志也”（象上），如此等等还有很多。

《文言》曰：元者，善之长也。亨者，嘉之会也。利者，义之和也。贞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，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‘乾元亨利贞’。”对于其中的“君子体仁足以长人”，郑玄在《文选·陆机〈赠顾交阯公真诗〉》注里，注曰：“体，生也。”郑玄训“体”为“生”，清张惠言在《周易郑注·文言第九》中则说：“谓生仁不辞。荀爽、京房之本，‘仁’皆作‘信’，或疑郑本

‘仁’作‘人’也。”近人曹元弼在其《补释》中又认为，此“生”当读为“性”。他说：“郑训‘体’为‘生’者，‘生’读为‘性’。《论语》：‘仁者安仁。’包氏曰：‘惟性仁者，自然体之。’《孟子》曰：‘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，性之，故体之。’诸家‘仁’作‘信’。信者，仁之守。《中庸》‘肫肫其仁’，郑云：‘肫肫，恳诚貌。’此体信之义。”我国当代易学家林忠军先生就此指出，曹氏训“生”为“性”极有见地。按：《左传》昭公十九年：“民乐其性。”《疏》：“性，生也。”又证之以帛书《周易》、帛书《易传》中，凡言“性”者多作“生”。如帛书《系辞》云：“成之者，生也。”《易之义》云：“穷理尽生而至于命”，“本生仁义。”故郑氏的“生仁”即“性仁”。^①

作为“乾”之“元亨利贞”，言其于“体”，不论训“体”为“生”，还是训之于“信”，还是训之为“性”，或者按郑氏所讲此为“生仁”“性仁”，而总起来说，既然“本生仁义”，而“成之者，生也”“信者诚也”“诚者信也”，所以，可同意当代尚秉和所著《周易尚氏学》所言：“然则元亨利贞四字。究以何解为当乎。曰其在乾确为四德。《彖传》之所释，宏深透闢，于四德各有推阐，而以天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大和，释贞之原理，尤幽隐难识。故《文言》曰，君子此四德，盖四德缺一，即不成为天时，不成为人事。”进而，书中对“闲邪存其诚”、对“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”，作了进一步的解析；总之“诚者法则也。居者蓄也、积也，业以积而高大也。”“其境至高，识其高而必达其境。故曰可与言几。《说文》：‘几，微也’。《系》云，‘几者动之微，吉之先见者也。’“其道正穷，识其穷而必赴之。故曰可与存义。义者宜也。”^②

① 林忠军：《周易郑氏学阐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33页。

② 尚秉和：《周易尚氏学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14页、第23~24页。

从历史发生上说，“易”起源于古人对自己将要采取行为的预测。而在古代这种预测主要是依赖于占卜。很早，占卜的方法主要有两种：龟卜和占筮。龟卜是人将龟腹骨和兽骨钻孔火烤，周围出现裂纹，以此为卜来断定人事。占筮是人取著草，在树木的变化中分组，据分组后余数的奇偶得爻画，积爻成卦，再参考卦辞爻辞判定人事。其中取向特别在于“人事”的“诚”“成”。显然这里已经在依托某种东西：或者是龟骨裂纹或者是著草数目等等，来取得一种可作为符号的形式系统。据讲，在殷人中是多用龟卜，而到周人那里则主要用占筮了。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。因为经火烤出现裂纹是一次成形的，固然人看过去把它作为自己理解的某种联系形式，但局限性很大；而手取而成的著数，这里已有人去数（动词 shǔ）著和著有数（名词 shù）的相互映照，其中已有丰富变化的数的系统，人再看过去把它作为自己理解的某种联系形式，在数的系统中所统摄的事情，就更带系统性了。当然，人去取著草时任意分为二的行为似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。用王夫之的话讲是出于“无心”。由现在人们通常的科学认识角度来说，凭此来作为预示世事的根据简直像是无稽之谈。但是，在其中却在人行为中作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到的事情，如刚才所说，里面有人在数的关系中取出来去数（动词 shǔ）的行为，这就使著草有了数（名词 shù）。这是被数（shǔ）成了数（shù）的形式关系。可见，人为的关系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在里面潜存着。难怪王夫之在说到此时区分了这样两个概念：他认为筮法是数的法则求得卦象，这是“人谋”；而任意分而为二出于无心，属于“鬼谋”。^①到底是为什么会有“‘鬼’使‘人’差”或者“‘人’使

^① 王夫之：《周易内传》，《系辞上传》。

‘鬼’差”，早期古人确实难以明白，反正是对于蓍草这样的东西如此取，如此分分合合了；由取着的分分合合后所画出来的爻和卦象都放在那里了。而画出来的爻卦象又可在阴阳对应中以“—”“--”表示出来。这是在没有文字或者说在缺乏成熟的语言系统之前，就可以简单做出的。这便成了人们理解许多事情的符号单元和形式系统。而“辞”则是远古人们占卜和世事发生的记录和解释，人们便依此去想许多事情，并用于说明和引导人们对世事的处理行为。

在中国历史上有种较为流传的说法：认为伏羲氏画八卦，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。但应当认为，伏羲氏与燧人氏等等一样是指某个氏族，如果说燧人氏也许是最早用火熟食的氏族名称，那么伏羲氏或许是最早豢养牲畜的氏族的名称，固然有可能是这个氏族的首领，但也是指这整个氏族，并不只是指哪一个“圣人”。而后人所讲到的那时的“圣人”，对于某氏族来讲是有代表性的。周文王推演八卦实际上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，有可能是那个时期对以往已经有了的加以认真总结整理罢了，讲周文王，只不过以他为代表而已。

据《周礼·春官·大卜篇》记载，易有三种，或曰三个系统。即夏代之易曰《连山》，商代之易曰《归藏》，周代之易曰《周易》。夏易和商易现失传；而周易则经过历代许多人的记录、整理、解释，流传至今，即所谓的《周易》或《易经》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后人见到的周易是经过一系列发展形态才形成的，在这种发展中构成着一种与人之处处理行为直接相关的符号系统，并且伴随着语言文字系统的产生。

因为早期人类还不能使用很好的文字，往往用种种记号来承担文字所要承担的任务。这里可能有这样几项在人们行为中交叉进行的符号化过程，这成为“易”形成的重要因素。

一是结绳与土圭。

结绳是以绳之小结的组合、大结的组合、小结和大结的共